

狄醫生奇遇記

道生譯

——一個真實的故事

一八七一年，法普之戰在士丹城達到最激烈階段。城裏有一所宏偉的國際醫院，院長是一位來自聖巴多買醫院的著名醫生。可是他不幸從病人那裏染上了天花症便殉職了。在一生當中，他深受人們愛戴，所以死的時候，他的遺體是以軍禮安葬，送喪的，除了士丹城市長外，還有法普雙方的軍隊。這位傑出的醫師，就是狄維斯醫生（Dr. Davis），綽號是「良善的黑人醫生」。

他原籍巴百特，父親是歐洲人，母親是巴百特人。他自己生得個子高高，黝黑而英俊，去世前幾天，他把下述的一個「奇遇」寄給我，是他染上了不治之症前一星期遇到的。

一次，他從約莎郡乘火車到霍士敦，乘客非常擁擠，他許久才找到一個座位。對面坐着一位身材短小，目光銳利的老婦人，聚精會神地手織。旁邊坐着她那位身材高大而樣子愚笨的丈夫。

遠的一角坐着一名紳士，捧着「太晤士報」來閱讀，在狄醫生旁邊是兩位服飾端正的老婦人。

狄醫生覺得有點疲倦，把帽子拉下來蓋過了面，靠着座位休息，剛閉上眼睛，便聽到以下的
一段對話：

「生得多麼英俊的一個男子啊，約翰！」是那身材短小的婦人首先發言。

「親愛的，不要作聲。給他聽見便糟了！」

「給他聽到了又怎樣！」婦人說，「反正他一個字也聽不明白。」

「不要太肯定啊！」

「噢，約翰，你太傻了，難道你看不出他是誰嗎？」

「哦？不，親愛的，我看不出來。」

「嘿，他就是來朝見女皇的非洲王子中的一位嘛。看，他黑得簡直像炭頭一樣！」

狄醫生聽到了，肩頭不禁微抖一下，因為他對膚色也是很敏感的。

「親愛的，你還不大肯定他是誰吧？」約翰膽怯地說。

「我告訴你！他是非洲王子！」他嬌小的妻子堅決地說：「約翰，這不是太可怕的一回事嗎？試想，那可憐的異教者，如今要離開這國家了，恐怕他連自己有一個靈魂還不知道呢！說這實在太可恥了！」

「唉，親愛的，你着急也是無濟於事的。」約翰撫慰地說。

「真的無濟於事嗎？」婦人有點激動了。「如果我懂他的方言，我早便向他說了！想起來真是可怕。」她輕輕感嘆一聲，又拿起毛線來恢復手織。到底，她有一顆同情心啊！

正當這時，火車經過了在右邊的水晶宮，那建築物的玻璃在斜陽的反照下像鑽石一般閃爍着。剛才埋頭閱讀「太晤士報」的紳士也給這景色迷住了：「多麼美麗的一座建築物啊！聽說裏邊儘是尋樂的學生，現今的青年人多幸福！我的學生時代就及不上了。今日的青年男女不知要爲多少事感恩才是！」

「我不大同意，」身材短小的婦人回答說：「我看不出現今的孩子們在甚麼地方優勝；其實，在許多方面他們更是比不上我們。這些宏偉的遊樂場有許多害處，現在的青年男女要做甚麼便做甚麼；但，至於道德那就越少題越好了。」

狄醫生看到他的機會來了，慢條斯理地開他的眼睛，向前欠一個身，用最漂亮的英語問道：「女士，你是說『道德』嗎？」

那嬌小的婦人差點兒昏倒過去，她整個跳離了座位又落下來，然後用微弱的聲音說：「噢，先生，抱歉得很。我完全想不到你原來是懂英文的。我真不敢想像你對我怎樣看法！」

「女士，你剛才說『道德』嗎？」狄醫生再問。

「是的，先生，不錯。」

「然則道德是甚麼呢？」

「道德，先生，是件好東西，是我們少不了的。約翰，你說是嗎？」

「唔，大概對吧。」

「道德是件非常好的東西，兩個世界都適合的。」他的妻子又加上這一句。

「兩個世界？」他問。

「對，先生。我們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——其實還有兩個；一個是天堂，一個是地獄。」

「它們是怎樣的呢？」

「先生，」婦人興高采烈地回答，因為她終於找到機會跟這位「非洲王子」談起道來。「天堂就是天使之所在，也是好人的歸宿，那裏全是黃金、碧玉、琴音與歡樂；而地獄，先生，是魔鬼之所在，是個可怕的地方，也是惡人壞蛋的結局，那裏全是幽暗與火焰；而我們死後只有這兩個去處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獄。」

那「非洲王子」向前彎着身，聽得津津有味。

「這樣，女士，我們怎樣才可以上天堂呢？」

「就是這樣，」小婦人一邊回答，一邊用勝利的目光向約翰橫掃一眼，「容易得很，當然，

你必須做好事，對人良善，樂於寬恕，而且你必須要洗禮，悔恨罪惡，又要去教堂，領聖體，愛仇敵，濟貧窮，又要待人如己，又要——這就是天堂的路了。對嗎，約翰？」

「不錯，親愛的；」然後又低聲說：「但如果你這樣繼續談下去，一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」再轉過來對那仍然聽得入神的狄醫生說：

「先生，或者我該說，如果你想詳細查考這些問題，我們在霍士敦有一位好的牧師，他定能解答你一切的問題。我可以把他的住址給你。」

「先生，」黑人醫生回答說：「我們的火車現在以五十哩的時速疾進，我想，最好還是現在就知道天堂的路。」

「先生，」小婦人插進來，有點愠怒之色，「我不是已經一字不漏的照聖經告訴了你嗎？」

「聖經？」

「聖經，先生，聖經是神的書，告訴我們怎樣可以上天堂的，你可以在那裏，絲毫不差的找到我告訴了你的一切。當然，正如我丈夫剛才說過，如果你喜歡見見牧師，他所講的也將會不外如是。」

「噢，女士，」醫生說：「我真希望能在聖經中查考一下。」

「容易極了，」小婦人一邊回答一邊在她的行李袋中發掘，找了許久，仍無所獲。她便轉過

身來，問那懶洋洋不表興趣的約翰：「你有聖經嗎？」

「不，親愛的，我沒有；我想你還是不要打擾這位先生好了。」

可是，沒有東西可以挫滅那女士的傳道熱情。

「先生，對不起，」她向遠角的紳士發問，「你有聖經嗎？」

「不，我沒有，而且我覺得在火車上討論這些宗教問題實在頂不適宜。」

「你們有聖經嗎？」小婦人仍然不肯罷休，這回是向那兩位獨身女士個別發問。

「不，」她們相繼回答：「我們沒有。」

「天啊！」小婦人說：「先生，我恐怕在全車中都不會找到一本聖經了，很對不起。不過我已經一字不差的照聖經把天堂的路告訴了你。而且，正如我的丈夫約翰說，我們霍士敦的牧師一定會萬分歡迎和你見面的。」

「我多渴望現在就能讀到那段經文啊！」狄醫生感嘆一聲，然後往後靠，閉上眼睛休息了。小婦人向他凝視片刻，微嘆一聲，又拿起毛線來織。

車廂裏又回復了寧靜。在黃昏的餘暉中，火車隆隆地向前疾進。

過了片刻，狄維斯醫生慢慢地在大衣口袋裏摸索，取出了一本小書，又一次的向前彎身，把書遞出來，對婦人說：「這是不是你剛才要找的呢？」

「天啊，是的！那就是了，正是那本！」

「那本？」

「是的，先生，聖經分兩部分——新約和舊約。」

「那麼這本是甚麼？」

「這是新約。」

「是那一本告訴我們天堂的道路呢？」

「是新約。就是這本了。」

「那麼，可否麻煩你把剛才題及的那段經文翻給我看呢？」

「當然可以啦。」婦人滿腔傳道熱誠的把聖經拿過來。

她急促地去翻，由這邊翻到那邊；又由那邊翻到這邊。然後凝視着天花板，等到得到了靈感，又重頭去翻。整段過程，狄醫生的眼睛一直凝視着她，看得入了神。

摸索了幾分鐘仍無半點收獲，女士滿面漲紅，便轉過丈夫這邊來，「約翰！」

「是，親愛的。」

「你知道那段指示我們天堂道路的經文在那裏嗎？」

「不，瑪利，我不知道；你看，你弄到甚麼田地！我沒有半點頭緒那段經文在那裏！」

沮喪之餘，小婦人作最後掙扎，又再翻一次，結果仍是枉然。「先生，恐怕找不到了。我知道它是在這裏附近的。我的腦子也不像從前那樣年青，記不起那節經文了。但你沒有失掉甚麼，我已經告訴你了，那節經文我熟識到可以背出來的。」

「你可以讓我試試嗎？」狄維斯醫生一邊說，一邊很溫文有禮地把聖經拿過來，翻到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節，用手指着，「是這節嗎？」

「天啊，是的；不是嗎，就是這段了。正如我所說的。現在，先生，你自己可以拿去讀，完全是真的。」小婦人滿足地坐下來，頗有得到最後勝利的感覺。

「你可讓我開聲讀出這節聖經嗎？」

「當然啦！」

狄維斯醫生便讀了：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」

「對了！」小婦人興高采烈地說，還不知道禍之將至，「一字不漏，正如我所說的。很高興你找着了。我早便知道這節經文是在那裏的。」

「女士，請等一等。容我先向那角落的紳士說一句話。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是誰，也不知道你如何自稱，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：如果任何人說英國火車廂裏不是一個適當場合，讓異教人來

尋求永生之道的，這人不配稱爲英國人！」

小婦人暗暗地喝采。

「但，至於你呢，」他轉過來對小婦人說：「你更是十倍的壞。我上了這火車，你以爲我是異教王子，又似乎對我滿有傳福音的負擔。故此我便向你求問。誰想你指教我，要做這樣要做那樣，對於耶穌基督已經爲我成就了的一切，却一字不題。你所說的連一隻字也不能在經文中找到，聖經所講的你却不曾題到半句。你完全誤領了我。你的宗教短了兩個字——『做』(D-O)，而不是『已完成』(D-O-N-E)，兩者有天淵之別。」小婦人整個的倒下來！

狄醫生乘機將榮耀的福音向車上乘客宣講。各人細心聆聽。直至火車抵達霍士敦，狄醫生便下車。

他在細雨中獨行。忽然有人在後邊輕輕拉一拉他的雨衣。轉過頭來，原來是剛才同車的兩位婦人。其中一位說：「先生，請原諒我們的冒昧。但我們不能不爲你那番話感謝你。一向我們以爲要盡力修德以賺取天堂永福，從不知道救主耶穌基督已完成了代贖的全部工作，爲我們成就了救恩。現在我們知道自己已經得救了。爲了這下午，我們要永遠感謝神。」一週後，狄維斯醫生自己也進入了永遠的安息。

「信子（耶穌）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（耶穌）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」
（約翰三：36）

原著 Dr. A. T. Schofield